

正是踏青时节，去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走走，绝对是个不错的相约。

一条长长绿道蜿蜒约30公里，两头伸向长江和汉水，犹如张开巨大的双臂，拥抱着大汉口满城繁华，又将堤外的诗和远方收入视野。

清明前后，乍暖还寒，早春灿灿的阳光开始倾泻，不时也筛下一阵蒙蒙细雨。如此阴晴不定，堤角的晚樱含着露珠略显娇羞，舵落口的芦苇赶紧抽出嫩芽，姑娘树路的棠梨树抖落一身旧叶，常青路的老碉堡蠕动毛茸茸的苔藓……一步一景，踏出历史的回声。

——

时光越过百余年，回到1906年，张公堤收住打夯号子的最后一声吆喝，汉口的商家百姓大舒了一口气。有得一龙在，免得百龙来。张公堤全面竣工，从此狂龙奔涌的后湖之水，被一条卧龙牢牢锁住。“买天下卖天下”的汉正街，早就不愿蜷缩在青石板上，点燃了往外拓展的梦想。

目光越过万里，远到澳大利亚，阿德莱德北部山顶树着一座铜像，这一景观被称为“莱特视野”。1837年，威廉·莱特站在这里，违背总督约翰·欣德马什的命令，规划了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，后人立像赞美“城市之父”的超前眼光。

我到过阿德莱德，2021年7月7日与莱特铜像相遇，联想的却是我们城市的张公堤，写下一篇《从“莱特视野”遥望张公堤》。万万没想到，今年4月2日我登上龟山漫步，居然发现一处从未知晓的景点——“张公远眺处”，纪念张之洞站在山岩视察山下喷吐浓烟的汉阳铁厂。跟随张之洞的目光远眺，越过汉阳铁厂的旧址，越过两江交汇的南岸嘴，越过龙王庙、水塔、江汉关，远方高楼大厦从林中卧着张公堤，难道这里不是“张之洞视野”？而且，这片视野如此深远广阔……

二

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，大汉口是从湖沼水泽中慢慢拔节的城市，每一次修堤功莫大焉，顽强与水相争，一丈一丈赢得土地，把那河塘港汉收编为市井街巷，不断向北、向北、再向北推移边界。

起先，汉阳通判袁焜1635年在汉正街之北主持修筑一道长堤，从汉水边的硠口到长江边的堤口，划过一道弧线，汉口城区北移十丈。此长堤被后人称为“袁公堤”。

接着，湖广总督官文，1864年批准汉阳知府钟谦均、汉阳知县孙福海、汉口士绅胡兆春联合奏请，在袁公堤之北开壕筑堡，从汉水边的硠口到长江边的堤口（一元路），又划过一道弧线，将汉口镇和英租界圈围其中，汉口城区又北移百丈。此为“汉口城堡”。

1904年，来了湖广总督张之洞，在汉口城堡之北，从汉水边的舵落口到长江边的牛湖广佛寺，再划过一道弧线，主持修筑一道大堤，汉口城区再北移千丈。此大堤被后人誉为“张公堤”。

1906年大堤筑成，站在那个时间坐标上看，灰蒙蒙沉沉一线，远卧后湖荒滩的天边，想必倍感孤悬野外的寂寞。

1905年，东郊辟西商跑马场，远；1907年，西郊辟华商跑马场，远；1926年，北郊辟万国跑马场，还是远。而这三个跑马场，距张公堤还得跑好一会儿马。大智门内，花楼街头，才是声色犬马的喧闹街市，张公堤为何要修得那么远？如果在集家嘴叫一辆马车，没有马车夫愿意为这趟活儿，废上一双鞋，去那老远才见得着的“姑娘树”。

老武汉人有话说，铁路外全是“鬼打得死人的地方”，即使今天从六渡桥去姑娘树张公堤，公交527路车19站，地铁6号线9站，“张之洞远眺”何其奥妙！

三

漫步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，头顶扑棱棱飞过几只野鸽子，脑袋整理出一条时间线：1889年至1907年，张之洞督鄂18年，大力推行洋务新政——1890年湖北枪炮厂动工（1894年建成），1894年汉阳铁厂投产，1905年湖北织布、纺纱、缫丝、制麻四局全部开工。由此，造就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，领先日本八幡制铁所7年；造就清朝最重要的军工基地，“汉阳造”名震天下；造就中国最早的新式纺织工业集群，敢与上海、无锡、广州沿海城市分庭抗礼。不过，它们都建在汉阳、武昌两个千年老城，那么汉口呢？

1906年拆除汉口城堡修筑后城马路（后称中山大道），1906年建成卢汉铁路（后称京汉铁路）全线通车，1906年张公堤全面竣工。注意，后城马路、卢汉铁路、张公堤，三者再度依次向北推进，不就是当年城市的“三道环”它们同一时间运作、同一空间布局，堪称体系性的宏大工程，大有北宋汴京“丁谓造宫”的运筹学功效。

张公堤遏制水患，提高海拔32米，高于卢汉铁路路基，以保护卢汉铁路和汉口城区的安全。汉口城堡失去防洪功能，拆除筑路改善城区交通，同时为后湖填充提供石方、土方。三者并举，马路沟通城内，铁路连接城外，市区面积扩大，张公堤岂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简单防洪设施？《夏口县志》记载：“狼自后湖筑堤，卢汉通航，形势一年一变，环镇寸土寸金。”

大堤成，边界移。后湖之水从汉口城堡之下推到张公堤之外。很快，东一汪西一洼的“水鹵子”渐渐干涸，裸露的淤泥沙砾夹着贝壳散发鱼腥，却为汉口留下广阔的腹地。《汉口竹枝记》早有记载，一面赞叹“后湖万顷雨如烟，放下鱼蟹种田，偶到惠民亭上望，香风渐透稻花田”，一面预言“后湖堤岸枕江眉，田海沧桑一瞬移，他日造成新汉口，大家都要感南皮”。

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，今为河北沧州一小县，而他为“日本造成新汉口”，挥出了如椽大笔。

汉口成长的年轮，无疑是它的一条条道路，原来只有汉正街、长堤街、沿江大道、中山大道，不越汉口城堡之雷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4年修筑解放大道，1988年修筑建设大道，1990年修筑发展大道，三者再度依次向北跨越，城区圈一道道向外扩大，但仍未靠近姑娘树。1991年，汉口火车站从大智门外迁至金家墩，也还未抵达张公堤。

看一看汉口城区演变的卫星地图，汉口城区的轮廓呈流线性，可以想象为击浪出水的长江江豚，如果说袁公堤内只是一头，那么汉口城堡内已增为三头，而张公堤内挤满二十多头，繁衍出一个大群落。

张之洞远眺的视野，与澳大利亚的“莱特视野”相比，更显宏大。1907年秋天，张之洞由湖广总督调入京城中枢，以军机大臣兼学部尚书，行前为黄鹤楼题写楹联——“昔贤整顿乾坤，缔造都从江汉起；今日交通文轨，登临不觉欧亚遥”，难道不是他胸襟的写照？

四

我们知道，张公堤本无此名，官方或称后湖官堤，或称后湖长堤，是民间用“张公”二字为其命名，留下了一座口碑铸成的丰碑。

自古以来，筑堤防洪，乃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功德。大禹治水，疏浚筑堤两并举，水导堤固皆相宜，神州大地有了几多城埠乡邦？

翻开青史，三国诸葛亮，虽一心图谋中原，大出祁山，却也未忘主持修筑防洪工程九里堤。区区九里，安顿万家灯火，至今仍为成都一景，蜀人津津乐道。唐朝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，八个月治水兴农，留下韩堤、韩山，连江水也被称为韩江……“八月为民兴四利，一片江山尽姓韩。”

由唐朝至明代，杭州一地，西湖一处，白堤、苏堤、杨公堤，千年佳话流传，西湖因之增色。张公堤与之相比，同样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治水智慧。

少有人知，张之洞的父亲张铤也有筑堤史迹，1841年至1855年任贵州兴义府知府，除了留下“知府添灯油”的劝学典故，还在1848年主持招堤的加高工程，并建半山亭以庆贺。是年张之洞11岁，随父参加文人雅集，席间一气呵成800字《半山亭记》，其中点赞招堤说：“城东北隅，岩耸耸碧，烟柳迷青，秋水澄空，红桥倒影，招堤也。”“半山亭旁石柱，镌刻多副楹联，一副“携酒一壶，到此间畅谈风月；极目千里，问几辈能挽河山”，想必滋养了少年张之洞的胸襟与格局。

如今仁立张公堤，默念“极目千里，问几辈能挽河山”，不能不感慨：贤者之德、家传之风，在张之洞身上得以延续。

张之洞在《半山亭记》结尾处感叹：“夫美不自美，因人而彰。兰亭也，不遭右军，则清满修竹，芜没于空山矣。岳阳之楼，晴川之阁，不有范、崔之品题，则巍峨杰构，沉沦于湖滨江渚矣。”

是啊，荒郊野外一道寻常之堤，若无张之洞，岂不也芜没于空山矣？

五

张公堤防洪，两头分别连接长江大堤与汉水大堤，既要防范两江之汛，又要绝后湖之患，方能拱卫汉口城区安全。

往日的后湖，紧逼汉水城堡，颇有历史来头。襄河故道淤塞，水沿洼地密布，随着季节呈现“水涨千重浪，水退满湖荒”的周期性景象，变换“潇湘湖”与“黄花地”的两重角色。如此别有景致，引来茶楼酒肆点缀湖畔汀州，居然造就了“后湖八景”的风雅——晴野黄花、麦垄摇风、菊屏映雨、平原积雪、断霞归鸟、疏柳晓烟、襄河帆影、茶社歌声，堪称汉口的后花园。

后湖平静之时，烟浩浩渺，柳色朦朦，牧童横笛，渔舟唱晚，一派郊野风光。但一旦发威肆虐，若再逢长江、汉水洪峰双向夹击，汉口腹背受敌，往往危在旦夕。

张公堤，将后湖远阻挡在了堤外，然而，从府河到朱家河，仍有“夏河秋湖冬甸春滩”之说，汛期来临，险象环生。1931年，汉口城区遭受两个多月淹泡，外洪内涝高强度压堤，丹水池一带多处溃口，暴露了张公堤的脆弱一面，此后虽经整治，隐患依然不减。

在江汉段堤防管理所大院不远的堤上，看到一块“姑娘西闸险情险段”警示牌，赫然写着：“1935年7月14日，堤身严重挫

塌，长达40余米，堤身内挫一半，堤顶距水面仅50厘米，堤顶宽度崩到仅余1米左右，加之风浪冲击，情况十分危急。”

1954年特大洪水中，守堤军民众志成城，张公堤安然无恙。此后持续加固堤基：1955年起构建综合堤防体系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全堤达到超过1954年洪水位2米的规划标准，1998年洪灾后提级路面部分路段贯通纳入武汉外环线，2001年全线除险加固，构筑梯形护坡，填实堤内百米水塘。数十年持续加固，终成铜墙铁壁。

去姑娘树探访，特意选择傍晚出发，以欣赏张公堤绿道夜景。华灯初上，三环线高架凌空，七八道弧形高架纵横交错，让人恍惚迷路。从前去将军路，公交车要在这儿吃力地爬坡翻越堤面，而今姑娘树路与姑李路并行而下，车辆穿梭其间。

穿越树丛上堤，黑森森中有一种探险的感觉，结果误入一处大院，恰好是江汉段堤防管理所。值班人员热心打开后门指路，紧贴三环线护栏上的大堤。一时豁然开朗，绿道人影绰绰，一旁车流滚滚，远方灯光闪烁如带，高楼窗口繁星眨眼。

由此方知，随着三环线的建成，姑娘树早已成为立交枢纽。一道张公堤，变身交通线，贡献了竹叶海、常青、三金潭、岱家山等多处立交枢纽，昔日屏障化为通途，城市交通冲出堤外，辐射四方。

六

应该说，“张之洞远眺”既经受了历史的检验，也未能挣脱历史的局限性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，城市飞速发展，一幅新时代的画卷，沿着张公堤渐次铺开。

张公堤从起点舵落口往东，至宗关段横堤，被划入武汉内工业发展区规划范围，先后兴建了武汉内燃机厂、武汉无缝钢管厂、武汉薄板厂等100多家企业，以“武字头”企业为骨干，崛起为“古田工业区”。

张公堤终点堤角以东，解放大道奔驰而来穿堤而过，著名的“武汉肉联”，作为苏联援建的“六厂一桥”项目，落户长江与朱家河交汇处，成为我国第一座和亚洲最大新型肉类食品加工联合企业，以这一旗舰企业为龙头，形成了“堤角工业区”。

张公堤中部的姑娘树，吸引武汉自行车厂、武汉复印机总厂、武汉橡胶厂、武汉油脂化工厂、武汉电扇厂、武汉洗衣机厂等企业入驻，以轻工化工为主体，聚为“唐家墩工业区”。

张公堤以北，1957年打响东西湖围垦之战，修筑防洪大堤与张公堤手挽手，从无边荒滩中淘出万亩良田，诞生了一座现代化、多种经营的大型农场，武汉人惊喜之余，称之为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“奶瓶子”“鱼池子”。这一块处女地，历经“围垦建区”“农业开发区”“工业兴区”三级跳，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起飞。

只能说，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，迅猛冲击并突破了张公堤的束缚，让这一城市边界线见证了惊人的变迁。

堤内，张公堤曾使后湖水遁无形，消失于历史与地理的版图中；而今，后湖大道、后湖南路、后湖五路经纬交错，又使后湖进入当今城市版图。西起姑娘树，东至三金潭，高楼林立波涛起伏，替代以往几根稀疏电线杆拉出的单调天际线，无愧为“宜居新城”的亮丽名片。

堤外，张公堤隔着康居一路，那边的常青花园，规模宏大，气势磅礴。12个大型住宅组团，居住着30多万人口，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到大学无所不有，号称“城中之城”，跻身全国“十大社区”行列。

与常青花园媲美，还有金银湖，还有盘龙城，还有汉口北，一个个新城区如雨后春笋，商业体、产业园、会展馆、风景带布局其间……大汉口的拓展力度今非昔比。

一道堤一串项链，串起众多美好家园，“翠堤春晓”“梦湖香郡”“新城俊园”“宏图雅居”，动听而贴切，它们就是几颗夺目的珍珠。

张公堤，不再是汉口成长年轮中最外边的那一道。

七

进入21世纪后，随着长江三峡工程逐步发挥防洪效应，武汉堤防筑起铜墙铁壁，张公堤原有的防洪功能似乎“退居二线”。那么，堤外一大片预留的“蓄滞洪区”该不该“摘帽”？张公堤还有没有防洪价值？因而，关于张公堤的存与废，一度争议蜂起。

2010年，长江水利委员会修编《长江流域综合规划》，东西湖由“蓄滞洪区”调整为“蓄滞洪保留区”，这意味着张公堤整体功成身退，不再需要枕戈待旦披甲上阵。当年，有了汉口城堡，袁公堤成为长堤街；有了张公堤，汉口城堡成为后城马路；如今，张公堤该往何方？

大武汉视野远大，立足于人民至上，着眼于生态文明，植根于城市人文，不舍历史的丰厚馈赠，将张公堤完整保留下来，赋予新的功能，释放新的红利。

2012年，一个转型时刻降临，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启动建设，横跨江岸、江汉、硠口、东西湖、黄陂五个城区，全长29.3公里，总面积31.68平方公里，接近东湖33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，相当于67个解放公园，一举成为武汉最大的城市公园，放在全国城市公园之中都令人惊叹。

不仅如此，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以宽6米的绿道，把园博园、额头湾、张毕湖、竹叶海、长丰、常青、黄潭湖、岱家山、府河等公园连成一体，呈现“一堤、二楔、六廊、九景”的叠加风貌，共同的郊野气息，彰显不同的主题，形成别具一格的景观。

无人机从空中俯拍，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对接长江、汉水两个江汉滩公园，两条绿色卧龙首尾相缠，形成大汉口“绿色围城”的壮美景观，放眼环球大都市，恐怕堪称唯一。

武汉就是这样敢为人先、追求卓越，不负城市的历史地位，彰显市民的精神气质。哪怕沿堤遍植树木花卉，也动辄以百、千为单位——百亩桃林、百亩楠林、百亩玉兰林、百亩芙蓉林、百亩荷花、百亩果林，千亩竹海、千亩田园、千亩滩涂湿地……依托丰富多样的自然遗产，营造历史文化的宏大气魄。

八

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贴在我们身旁，春夏秋冬全天候敞开怀抱，“上堤去”——是老夫妻的默契、小情侣的承诺、三口之家的撒欢，还有职场人在忙碌空隙的心情放飞。好几个地段设有人行天桥，抬抬脚，一步跨过三环线，绿道伸展向天边。

这天气温比前一天上升了8℃，下午三点多钟阳光耀眼，从新湾二路人行天桥上堤，有跑步者擦肩而过、骑行者迎面而来，怕热的年轻人换上了短袖运动衫，甚至有小伙子躺在一座碉堡顶部晒太阳。而两边缓缓延伸下去的堤坡由三四十米宽的护林带织出荫凉，林间被踩出的小道上，闪动三三两两散步的人影。一个年轻妈妈带着女儿一人蹬一辆山地车，一前一后欢笑追逐，仿佛摔倒在草地上也没那么可怕。一群孩子跟随两位老奶奶，四处寻觅地菜花，不等“三月三”早早煮鸡蛋吃，意外发现蒲公英撑出小绒球，每发现一朵，便发出一声惊喜的叫唤。这时候，孩子的眼眸流露出纯真的开心，体验着泥土中的生命绽放。

再到姑娘树，沿线6座抗日碉堡，被集体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，仿佛徜徉着保卫大武汉的硝烟，更为一群菜鸟野营铺出沧桑背景。几顶彩色帐篷散落密林坡下，桶口粗的树叫不上名儿，其中是否有一种叫棠梨的树？相传，明代姑娘树所在地，仅有一户人家，姑娘心疼夜夜灾祸人之苦，种下一棵棠梨树遮荫，遂得名姑娘树。如今，这里特辟一处口袋公园栽植棠梨，与整个森林公园延续这段佳话。

去堤角那边碰上小雨初歇，带潮的气息挂上眉梢，深吸一口清凉湿润。从解放大道口到游湖，这一段路叫堤边路，再往前的京广铁路和朱家河大桥。按史料的说法，这里应当临近牛湖广佛寺，但它早被历史席卷而去，连个地名也没留下来。沿堤平行的“堤角花鸟市场”，我曾多次光顾，谁知到了它的后门，就真只剩一个堤角了。搜索高德地图，标出到解放大道口正好一公里——张公堤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堤身十分规整，护坡专设之字形轮椅通道，果然就见有儿子用轮椅推着老父上护坡。堤上，枝丫横生，夹道形成遮天绿荫，有人在轻快跑步，有人悠闲遛狗，端着“短炮”的摄影师顺势一扫，将这一切悄然收入镜头，对我做个鬼脸，幽默一笑。跨越解放大道的大桥上空，一列轻轨列车隆隆滑过，绿道前方迷雾幽深通向岱家山。

九

时代掀起一个又一个巨澜，张公堤安静下来了，更多地与水相谐、与人相谐、与城相谐，化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，融入晨晖夕照的日常休闲。

外地游人偶然来到此处，更感震撼，武汉有东湖、后官湖、墨水湖环湖绿道，有长江、汉水滨江绿道，有龟山、蛇山、洪山山顶绿道，还有张公堤这样的城中绿道，无不大气，无不惊艳。

我走过西安城墙绿道，走过厦门山海绿道，仍想向您发一份邀请：来一趟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吧，无论是奔跑于绿道，还是漫步于林间、天高地阔，可环顾四野，嘉木修竹，曲径通幽，蓝天白云属于你，野草闲花属于你，一切美好的都是免费的。

城市更新，武汉深知，在于激活城市人文血脉，传承自身“精神源代码”。一道防洪堤、一条交通线、一个大公园，始终与时俱进，这是它的生命节奏，也是它的时代变奏。

1906—2026年，120年天翻地覆，眼光决定价值，视野延长景深。张公堤从历史深处走来，由城外的郊野，到城边的地界，再到城中的绿道，无言诠释着何以成为大汉口，何以成为大武汉！

展开一张彩色示意图，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真如一条绿色卧龙游动起来，朝东的谪家矶公园昂扬龙头，落西的舵落口公园摇摆龙尾，出汉水而跃长江，依荆楚而向世界，象征大汉口的腾飞之势。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28

29

30

31

32

33

34

35

36

37

38

39

40

41

42

43

44

45

46

47

48

49

50

51

52

53

54

55

56

57

58

59

60

61

62

63

64

65

66

67

68

69

70

71

72

73

74

75

76

77

78

79

80

81

82

83

84

85

86

87

88

89

90

91

92

93

94

95

96

97

98

99

100

101

102

103

104

105

106

107

108

109

110

111

112

113

114

115

116

117

118

119

120

121

122

123

124

125

126

127